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御香縹緲錄 第十三回 途中

列車終於沿著京奉線前進了，我們一起八個女官，合著張德，和他手下的那班太監，齊象廟裡所塑的木偶一樣的侍立在太后的左右。大家各懷著一顆很興奮的心，準備欣賞這一次長途旅行中的種種奇趣；但誰也不敢在臉上露出一絲興奮的情態來，連眼睛也不敢往車外看，只當沒有這回事一樣。我們的車子是在午後四點鐘左右出發的，而第一個站乃是豐台，豐台離北京不過十一公里，等於是北京站的旗站一樣。我們的火車，便在這一段短短的距離內，踱著牛步一樣的大步，蠕蠕地往前滾去；憑是開得這樣的慢，我們還不敢相信太后必能滿意，只要車子滾得稍不自然一些的話，伊就要感覺到不快了。照我們預定的行程，太后將在車抵豐台之後，進伊第一次的車上的晚餐。晚餐過後，略事休息，便直駛天津，希望在太后準備安寢之前，能夠到達天津。因為依內務大臣慶善的主意，象太后這樣尊貴的人，殊不宜寄宿於任何一處村鎮中，雖然在事實上，太后本不下車，車子不論是停靠在村鎮裡，或大都市中，原沒有什麼分別，但慶善總以為這是很不妥當的。

我們的列車任是開得怎樣的慢，豐台終於是到了！而我們的晚膳，也在同時端整下了。平常的時候，火車從北京到豐台，至多也不過三四十分鐘，我們卻足足行了兩個鐘點以上，真可說是打破了全世界的火車的最低速率。但是對於太后，憑它走兩個鐘點也罷，走兩天工夫也罷，反正有的是時間，今天過了，還有明天，明天過了，還有後天，大後天，伊簡直從不曾想過時間有多少價值；而且伊自己到了車上，整個的政府，便等於帶來了，一切軍國大計，同樣可以裁決施行，因此，伊就越發的不注意時間了！

因為伊不知道寶貴伊自己所有的時間，於是伊對於別人和時間的關係，也是十分的漠視。單說我們這一次上奉天去，火車行駛的遲速，似乎單是影響了太后自己或我們，其實卻影響了無數的人。譬如你這個時候湊巧要從天津到北平，或從天津到錦州，在尋常的時候，是只要有錢買票，你就不難頃刻即達；但在這時候，適逢皇太后的御用列車正在鐵軌上大踱其方步的當兒，你就倒霉了，無論你有多少錢，或有怎樣重大緊急的事故，都不用想搭什麼火車！好在你有的是時間，盡等著吧！一天，兩天，三天，這樣老等下去，總有一天會放你過去的。

也許你這個人的忍耐工夫太淺，等不到太后的專車到奉天，你已經生生的急死了，那還不是自尋煩惱嗎？我敢說太后是永遠不會想到伊這個「斷絕交通」的禁令將與他人以何種的影響的；即使想到，伊也必認為這是理所當有的事情，決不因此發生什麼憐念或不安的感覺。

火車到豐台站便停下了，我從車窗裡面望出去，卻不見有一個閒人。據我所知道。這地方原是很熱鬧的，但現在竟變得象荒漠一樣的靜寂了，連一些聲音都聽不見，我不由得佩服這些地方官的才幹和魄力，他們為迎合太后起見，無論怎樣嚴酷的手段，都會施展出來的。可是那一班被嚴禁著不許走近車站，甚至不許隨便向我們這列御用火車看一民的民眾，對於太后這一次在這裡經過的事實，將作什麼感想呢？怕是誰也不會注意的。依我猜測起來，他們必然是懷著一腔特殊的緊張的情緒，在懸想真以為是呵護他們的天老爺，在這裡經過了。本來，皇帝原有「天子」之稱，那末，皇太后和天老爺當然也有相當的關係；就算伊是代表天老爺的，亦無不可，反正伊的權威也著實不輸於天老爺！

因為這時候還在春季中的緣故，白河的名產——鯽魚，恰好成為一種最合時令的禮品。所以當我們的車子從北京開出的當兒，這裡附近一帶的官員，都正在不惜重金的搜購才出水的鯽魚，以供太后佐膳。及至車到豐台，好幾尾才出水的大鯽魚，便用很精緻的東西盛著，經過了一番極腐化的禮節，鄭重其事的獻上來了。可是這些官員雖已如此的小心侍奉，而太后卻象沒有知道的一樣。理由是豐台附近一帶的官員，都是些微末前程，名姓不見經傳的腳色，根本還趕不上和太后見面咧！

然而太后雖不接見他們，或者他們自己也知道太后決不能讓他們進見，但他們無論怎樣膽大，也不敢偷這一次懶；每個人都在火車未到以前，趕上車站來了。他們的唯一的目標，只願太后對於站上的佈置，表示滿意，四週也不見有半人閒人，這樣他們便可以安心了。不過他們還是很膽小，盡在距離列車較遠的所在，忙著亂著，誰也不敢擅自走近過來。我打車窗邊遠遠地望過去，但見許多穿著五顏六色的公服的人列成了約莫半公里長的一行，蠕蠕地擠動；大家都透著一種誠惶誠恐的神氣。拼命在張羅。可是憑事實來說，他們所忙亂的都是些無關緊要的事情，跟太后或這列車，永遠不會有什麼益處，真所謂「無一足取」，只有這尾鯽魚，總算差強人意。

說到鯽魚，大概誰也免不了要食指大動吧？鯽魚原是一種滋味很美的魚類，尤其當它才出水的時候煮起來，那味兒便格外的鮮美。尋常富貴人家的筵席上，我們往往可以見到這一味佳餚。有些歡喜講究吃的人，為著要誇耀他自己的富有，和對於吃的講究起見，每喜在高朋滿座的時候，臨時教當差們用挺大的木盆子，盛著幾尾生趣盎然的鯽魚捧到客人的面前來，請他們隨意挑出一尾，立刻拿進去洗剝烹煮；有些人竟會教他家裡的廚夫當著客人的面前，把他們所挑中的一尾鯽魚，立即洗剝起來，以表示絕對不再掉換。

太后在豐台站上所收受的那幾尾鯽魚，也曾經我逐一驗看過，因為太后自己不願意和那些官員見面，所以就派我去充代表，我驗看的結果是很滿意，沒一尾魚不是活潑潑地在游泳。

但我們並不曾教我們的廚夫當場把它殺死。大概太后的個性雖然是特別的堅毅果斷，然也不忍眼睜睜地瞧著一尾魚在伊自己面前畢命。

可是這幾尾鯽魚卻並不能因此而就得苟延殘喘，因為太后贊成不贊成把這幾尾鯽魚在伊面前洗剝，乃是一個問題，至於伊愛吃不愛吃，則又為另一問題。何況才打附近河裡捉起來的鮮鯽魚，大家都知道是一種很難得的美味，太后豈肯錯過？所以那幾尾鯽魚一送入「御膳房」之後，不消多大工夫，便煮成熟菜，端端正正地捧上來給太后嘗新了。太后舉起筷來，只夾了一片肉吃，已不迭聲的贊好了。接著，伊又命令那些太監把這一碗鯽魚依舊送回御膳房去，這意思並不是說不要吃，乃是要他們重新換一個方法煮過。這個方法就由伊自己所指定的：第一步先把所有的魚骨全部剔出來，只留魚肉，連皮也不要；第二步再把分量和魚肉配得相稱的嫩豆腐，加上了糖，醬油，鹽等等的調味品，和它混在一起煮；這樣便成為一盅極鮮美的魚羹了。

從前人對於鯽魚，還會利用它來作一種卜自己休咎的東西。

那是魚鰓下的一根短骨，一尾魚共有兩根，恰好生在頭部的兩邊。它們的形狀和一柄扇子略有幾分相似之處，但較魚身上其他各部分的骨頭略軟一些，而且它的某一邊很平整，所以盡有直立的可能。當它直立時，看去真象是一條小小的帆船。它有一個別名，喚做小仙人，這當然是因為可以用它來卜咎的緣故。

那末究竟如何卜法呢？說來是很滑稽的，手續更是非常的簡單：只須你用筷子夾住了這一根魚骨，在離開檯面約莫半尺的高度上擲下去，連擲三次，如其三次之中，能有一次把這根魚骨擲得直立起來，那就算是一個十分吉利的朕兆了。而這個擲的人，便將無疑的得到一種可喜的幸福。我知道在外國也有這樣相類的迷信的舉動，所差的只是我們用鯽魚的鰓骨，他們用雞或鴿子的胸骨而已。

皇太后的思想原是很舊的，而且特別的迷信神佛，伊見了這一根號稱「小仙人」的魚骨，當然也得試上一試！不料連擲兩下，這根魚骨都不曾立直，這樣可就危險了。伊的臉上已很顯著地透出了一種懊惱的神氣，雖然伊還不致於十二分的深信一根小小的魚骨，真會影響到人的命運；但伊總覺得如果三擲而魚骨仍不立直，畢竟是一件很掃興的事情。幸而事情並不像伊自己所預料的那樣壞，第三次擲下去，這根魚骨竟就偏不倚的站直了。伊當然也是高興極了，不過我想要如這第三擲依舊失敗的話，伊決不肯就此罷休，必將四次，五次，六次，以致於無數次的擲下去；反正伊是一個貴不可言的皇太后，誰還能限制伊只許擲三次呢？這樣不停的

擲下去，那根魚骨少不得總有一次要站直的；而伊也必總有一次會滿意了！我日常留意太后和行事，不但對於這種小的事情如此，便是對於一切軍國大計，伊也往往很能忍耐，決不因稍受一些挫折，或阻礙，而即變更伊自己的策略，這種精神，當然是很值得我們佩服的。

當那剔盡了骨頭和鱗甲的鯽魚肉，和著嫩豆腐一起煮好之後，便又第二度的捧到太后面前來；伊就用一柄銀匙，接連的喝了幾匙，同時還嘖嘖有聲地稱贊著，使我們這些站在旁邊的人，也看得垂涎欲滴了。後來，伊忽然把吃剩的一半，指明要賞給我吃。這真是使我喜出望外了！因為太后如果把吃剩的東西，或喝剩的茶水，指明賞賜某人吃，這個的人身價，頓時便增加了許多；不但旁人都在豔羨他，就是他自己也必認為是一樁極榮譽的事情。所以太后此刻把這一味新鮮的魚羹，留一半賞給我吃，實在是很可喜的；何況用嫩豆腐和在一起煮的魚羹的滋味，的確是很不錯的呢！

太后的食量雖然並不像一般老年人那樣的減退，但因為御膳房供呈上來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，無論一碗菜，或一盞湯，總使伊不能吃喝得罄淨；於是便養成了伊愛把餘剩的東西，賞給服侍伊的人去吃喝的習慣了。可是我對於伊這種恩典，總是非常的小心應付：如其伊並不曾吩咐我把餘下的東西吃掉或喝掉，我無論心裡是怎樣的愛吃愛喝，也必竭力忍耐，立刻把那原碗或原盅遞給小太監們去收拾；如其伊已經吩咐明白，要教我把餘下的東西吃掉或喝掉，那時我就不能再客氣，必先恭恭敬敬的向伊磕上一個頭，表示我對於伊的賞賜，已是十二分的滿意，感激，接著便把碗中或盅中所剩的東西，毫不遲疑的吃喝下去，無論我腹中是怎樣的飽滿，也得欣然服從，否則便是故違聖旨，罪不赦了。

記得有一次，另外有一個女官，正和我一起服侍太后，太后恰好已喝過了幾口茶，想把那茶本放下來，這位女官便走過去替伊接了；其時那杯中還有半杯茶留著，伊也許是因為口渴太甚的緣故，竟不曾注意太后並沒有說明，要教伊代喝，便不假思索地向太后磕了一個頭，把那半杯茶喝完了。我隔著伊的肩膀，偷眼去瞧太后，只見太后，正在看著伊微笑，我不由掌不住也笑了。在太后意思是因為這一個過失，畢竟太小，犯不著怎樣嚴厲的責備伊，所以爽快就不說了，只把笑來驚覺伊。

後來，這個女官當然便醒悟過來了，伊當然是萬分的感激太后，可是對於我，伊反而不肯輕易放過了。伊認為我的竊笑是一種有意的挑撥，因此大有怒不可遏之勢，當場雖不曾發作，過了一天，伊終於利用某一個機會，直截了當的數落了我一常伊說：「你真是太聰明了！誰也夠不上你。可惜你太把別人看得不值一文了！你往往歡喜玩弄人家，使人家受窘，作為是一件有趣味的事情；人家究竟受得住受不住，你卻絕對不問了。可是你要明白：輪資格，人家都比你先進宮好幾年咧！」

我對於伊所給我的這一場數落，並不曾提出什麼反抗，也沒有把伊對於我的誤會，作什麼解說，只是付諸一笑，馬上便丟開了。

我們在豐台站上所吃的一頓晚餐，也是很富有嚴重性的，第一個原因當然是因為這一餐乃是上車後的開首第一餐，而且晚餐照便又是每日兩次「大餐」中的一次；於是那一百碗的正菜，便象宮中一般的送上來了。這些菜都是裝在一種木製的大匣子裡的，如果在尋常的火車上，那些車門必然是太小了，必不能容許這些碩大無朋的食匣子通過；幸而我們這一系列御用火車上的門戶，都已重新改造過，差不多已大過了尋常的一倍。

於是每當進餐的時候，好幾十名太監，便在外面的月台上，排成了很長的一行，打那代表御膳房的那輛車上起，一直排到太后這一輛車上；所有那些滿裝著名色山珍海味的食匣子，便象小學生所做的授木棍的遊戲一樣的從第一個太監，依次傳授過來，約莫要隔上四五分鐘，才授到站得和太后的餐桌最近的那個太監，——這人十九是張德——就由他把匣子裡的菜捧出來，安在桌子上。這些匣子的外面，都用金子一般鮮明的黃色油漆漆著，再加上匣子裡所裝的碗盞，又都是很好看的磁器；同時那些傳遞食匣的太監，也各穿著五顏六色的公服；因此，單這上菜的一幕，已是很美麗動人的了！可惜除掉那些愚蠢得可厭的官吏之外，旁的人便不用想見到這樣的好戲。

待到我們的第一次晚餐完畢以後，太監便教人傳令出去，吩咐開車；於是我們便繼續給這列黃色火車裝載著，慢慢進望天津行去。不料慶善的主張雖想使太后到了天津再安歇，可是太后竟不能領受他的厚意，車子行到中途上，伊就聲明要安歇了。其時，慶善當然不敢再進什麼忠諫，列車便馬上停下來了。

這裡，不但不是慶善所理想的大都市，且也不在什麼小村鎮上，簡直是在一片遼闊無人的荒野裡；但太后是絕對不曾注意及此，只催促好壞些太監和宮女，忙著把伊的衾枕放妥貼，便悄悄地睡去了。

我們這一系列車上居然也有電燈的設備。太后對於別的新思想或新器具，大都沒有什麼好感，唯有對於電燈，伊卻是特別的歡喜。在宮中，在頤和園裡，都各有一座發電機裝著；因此，伊對於電燈的設備，已看做一樁日常生活上所必要的條件了。

太后已經安歇的消息，立刻便從我們這一系列車的突然停止，而給予在後面護從著的那列兵車以相當的警覺；於是他們的車子也停下來了，相距約三三十丈遠近，絕無聲息地停著。幾百名頂盔貫甲，武裝齊全的御林軍，便悄悄地從車子上爬下來，開始負起了他們的禁衛的責任。這一系列黃色列車的四週，霎時便布滿了憧憧來往的黑影，和閃閃的刀光。尤其在光緒所乘坐的那一輛車的左右，禁衛得格外森嚴；與其說這樣特別的戒備，是為著要保護光緒，還不如說為著要防守他的比較確當一些。

光緒的處境之苦，真比任何一個平民都不如，使我不能不一而再，再而三的指出來。

御林軍的差使也是不容易當的！他們的任務，雖然是要防護，巡察，警戒；但行動又必須十分留神，一不可高聲談笑，二不可使走路的声音太高，否則就難免隨時有斷頭的危險。所以待太后安歇之後，四擊便象死一般的沈寂。雖然我們打車窗裡望出去，還可以隱約見到遠處鄉村人家的燈火，在地平線上閃動，但人聲是絕對聽不見了，連犬吠聲，蟲鳴聲，也一些都沒有；空氣中佈滿著一種肅靜嚴峭，象冰一樣冷的氣息。便在這一種罕有的空氣之下，我們的太后，竟極安適的度過了一宵。

第三天清早，太后便起床了；伊尋常也是起床得很早的，如今到了車上，精神尤較興奮，起床便格外的早了。伊在起床之後，匆匆梳洗了一番，就忙著吩咐開車，於是這一系列黃色的火車，便在晨光熹微中出動了。車行不久，天上忽然下起雨來，但也不大，只是很細很細的毛毛雨；假如我們在這雨中行走，即使不用傘，衣服也是決不會濕透的，至多略覺潮潤而已。這處細雨，在春季裡最多，往往一天下幾次，大概也是時令的關係吧？

這個時令，便是「清明」；所謂「清明時節雨紛紛」。真是句最確切的寫實詩。每逢清明節，我們當子孫的總得帶著灑菜，紙錢等等，很恭敬地走到祖先的墳上去行掃墓禮，這是中國各地處處皆然的一種風俗。因此，當我們這一系列車行經荒野的時候，一路上不知道見到了多少的人，冒著雨，正在向他們的祖墳膜拜。他們都和鐵路離得很遠，——如其有人家的祖墳，恰巧就落在鐵路的近旁，那末這幾天裡，因為知道太后快要在這裡經過了，必不敢走來掃墓——但我們打車窗裡看過去，還是很清楚的；他們卻一齊背轉了身子，不敢向我們正眼相看，因為這也是當地的官吏，已曾很普遍地警戒過他們的緣故。不過，我可以斷然的說：他們確沒有遵守這項戒條！本來，好奇心是人人所必具的，老百姓終年只聽人說，皇上，皇太后，但皇上或皇太后究竟是怎樣的一尊神佛，個人，他們都不曾見過，難得達到我們這一系列御用火車，載著皇太后和皇上在他們面前經過，他們當然斷不願或一再錯掉這個機會。於是他們便借著向祖墓跪拜的姿勢，把他們的腦袋低下來，張大了眸子，竭力從窺下偷看著，然而他們至多也只能見到這一系列黃色的火車，和車上蠕蠕地在行動的許多人影，皇太后和皇上的真相，還是看不見。

對於清明掃墓的這一種風俗，我也曾和太后作過一番很值得紀念的討論，彼此都有相同的感想；如其要記錄起來的話，又是很長的一篇。

我們所經過的這一段路程中，軌道兩旁，差不多全是墳墓，因此在這一天上，掃墓的人，端的是絡繹不絕。太后憑著車窗，向他們很出神地瞧著；同時伊的臉上，透著一重思慮沉沉的淡灰色，雙眉也攢到了一處來。伊每逢在思索什麼事情的當兒，態度總是非常的憂鬱愁悶，這時候，無論什麼有興味的事情發生，伊也決不會笑的。那末，盡讓伊獨自去思索著罷，這也不行！或者伊竟會

越想越惱，以至於怒火上升，不可遏止，到這個地步，我們這些服侍著伊的人，便倒霉了，時常會無辜而忽遭責罵的。所以我們每在伊開始深思默念之初，便急急用有趣味的話去擾亂伊，使伊不致想得太苦；而這一項艱難的工作，別人都不肯輕易嘗試，往往總由我去擔任。但是這當兒，我倒很希望伊能夠多想一會，再發表一些特殊的見解；因此我並不就去擾亂伊，隔了半晌，伊果然用很低而很沉痛的語言，向我說道：「這是多麼的可憐啊！」伊一面說，一面隔著車窗，指著那些並無人前去祭奠的荒墳。「在這些土饅頭裡所長眠著人的，不但在生前因為太窮的緣故，受盡了種種的痛苦；就是在死了之後，也因毫無遺產能夠補助他們的子孫，以致他的子孫，也鬧得跟他自己一樣的窮，甚至連掃墓的力量也沒有，我們真不能不予以相當的憐憫！可是打另一方面想一想，人死之後，真會有什麼感覺嗎？還不是每個死人都是一樣嗎！譬如我們如今是多麼顯赫啊？然而待到腿兒伸直，一切便都完了！及至埋到了泥土中去，血肉逐漸腐爛，誰還能分辨出這些是天潢貴胄的遺骸，那些是下等平民的枯骨。我們不難想到這些一貧徹骨的人的墳墓，倘不是附近地方上的慈善家肯慷慨解囊的話，恐怕還不能堆成功咧！所以即使這些墳墓因為乏人照料而坍塌，他們的子孫，也只能睜大著眼睛流淚，非得再有好善的人出來援助，便沒法修整。於此，我們更可想見他們的子孫之所以不來祭掃，必然是經濟狀況實在窘到不堪的緣故；而那死者在地下所懷的苦悶，也越發不忍想像了！」

伊所指點著的那些荒墳，實在就是義塚；義塚乃是地方上的慈善機關所經營的，並不是個人所能擔任善舉，這一點伊老人家可就纏誤了。

談到掃墓，雖然每個人的原意都是相同的，但它的形式，卻因各人的經濟能力之不同，又必分為以下的幾種，第一種是富貴人家。他們必先端整下一席十分豐盛的酒菜，讓僕從們扛抬著，恭而敬之的去陳列在他們的祖墓的面前；一面焚化紙錠，一面叩頭行禮。這樣陳列上幾十分鐘，他們便把所有的酒菜，依舊端回去，一古腦兒的送進了自己的肚子中去。第二種是中等人家。他們雖也不致無力整治酒菜，但他們的祖先既沒有明明白白地向他們要索，他們便決意從簡了；可是紙錠總得帶去焚化的，因為自古相沿成習，雖然從不曾有人舉出過實證來，但大家都深信紙錠焚化之後，死者便可得到真正的銀子了；好在活人原不須用紙錠，只要花不到多少的錢，便可買到許多的紙錠。如其真要他們把活人自己要用的錢票，銀票，洋錢，去焚化給死人用，他們便抵死也不肯了！第三種是中等以下的人家，這些人家的經濟狀況，大概用「捉襟見肘」四個字來形容，必然是很確切的了。他們因為所有的錢實在太少了，天天要買活人吃的米，尚嫌不夠，怎能再去辦那死人的酒菜，和化給死人用的紙錠呢？於是每逢清明節，他們雖然也一般的前去掃墓，但酒菜和紙錠是絕對不帶的了；他們只就墳的左近，掘幾塊泥土，親自捧著去堆在各個墳的頂上，再打道旁的楊柳樹上，隨便折幾枝嫩綠的新柳，插在那泥塊的中央，——因為楊柳是每年春季最先有葉子長出來的樹木，所以人們對於它，也不免青眼相看。——作為一種點綴品。這種點綴品，當然不是給過路的人賞鑒的，他們的意思是要使自己的祖宗知道他們雖然很窮，甚至無力購備紙錠，但在他們的心上，卻還始終惦記著各位祖先咧！這樣，各位祖先雖然沒有酒菜好吃，也沒有紙錠好用，而在心靈上，終於已得到一種安慰；做子孫的能使他們的祖先的在天之靈有以自慰，畢竟是可以歸納入「孝思不匱」的一類中去了！最後的一種人家，竟連泥土和新柳也不能備了；這裡所說不能備，當然不是說印們買不起泥土或新柳，因為這兩件東西原是不須花錢買的。但也許他們的祖墓離他們的家太遠了，他們或因盤費的缺乏，或因忙於工作，以圖餬口，不能前去，沒法就只得讓他們的祖宗受些委曲了！現在，就是一堆永遠無人前來祭掃的義塚所顯示著的荒涼淒寂的現象，打動了太后的龍心，以致於使伊在極興奮的旅途中，突然感受到了一陣不能形容的悲哀。